

《卫生白话报》：近代健康传播的滥觞

周 军

摘 要：诞生于20世纪初的《卫生白话报》，以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变“专业的治疗性知识传播”为“通俗的健康行为传播”，并以言论批评的方式促进社会不健康行为的改变，成为中国近代健康传播兴起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卫生白话报；近代；健康传播；滥觞

作者简介：周军，女，副教授，文学硕士。（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浙江 宁波，315100）

中图分类号：G21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5-0082-06

一、《卫生白话报》的兴办概况

20世纪初，晚清政府逐渐接受西医的医学观念，并积极推进民间的健康教育传播活动。1906年，学部颁布《奏定劝学所章程》，要求各地设立演讲所，聘请专门人员对民众包括村镇人员进行演讲，演讲的内容除了劝勉守法、增进道德、提倡实业外，还注重体育，劝导卫生，宣讲参考书采用《卫生新论》、《卫生治疗新书》和《旅行卫生》等。^[1]在这样的情形下，1908年5月不同于“治疗性传播”的通俗健康传播刊物《卫生白话报》在上海诞生。该报的创办者陈继武医生是浙江上虞人，曾学医于日本，回国后与日本医生绵贯与三郎一起在上海创办中日医学校。^[2]绵贯与三郎是上海博爱医院即上海绵贯医院的创始人，也是《卫生白话报》的主要撰稿者。

《卫生白话报》每月发行一期，但是由于特殊原因，第四期延误到11月才出版。《卫生白话报》设置“卫生”、“杂说”、“传记”、“小言”、“国内之部”与“国外之部”等栏目。“卫生”栏目的主要内容是从西医的角度介绍医学与健康知识，如“细菌说”、“预防说”、“妊娠的卫生”等通俗知识；传记则主要介绍外国著名的医学家；“国内之部”主要介绍国内医政信息、疫病新闻等；“国外之部”则报道国外医药新闻。

二、《卫生白话报》开启近代健康传播之先声

1896年，温州人陈虬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中医药报刊《利济学堂报》。陈虬是当时浙江著名的维新改革人物，办报是其社会改革活动的一部分，因而，《利济学堂报》并不是一份专门的医学传播报刊，而是一份综合期刊，它的大部分篇幅登载社会变革主张和各地社会变革信息；医学医药仅为其中的几个栏目，主要登载陈虬及其利济学堂学生撰写的中医医案和医书，阐述中医视角下的病理和治病方法，目的是“开示后学，多设问答”；对西医也有少量的介绍，这部分内容多适合各类医生。晚清之前的传统中医缺少直面大众的医学传播，直至辛亥革命前，国内西医报刊的数量也十分有限。1835年，中国第一家教会医院由西医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立，但是相隔近五十年后，国内才出现第一份西医报刊，即1880年由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创办的《西医新报》；随后1886年博济医院助理医师尹端模主编的《医学报》也在广州出版，这是国人自办的最早的中文西医期刊。^{[1](15)}据统计，自1886年至1911年，我国仅有15种西医报刊问世；^[3]影响较大的西医报刊有1907年中国国民卫生会主编的《卫生世界》（编辑部在日本）、1908年梁慎余创办的《医学卫生报》、汪惕予创办的《医学世界》、1910年顾实秋主编的《上海医报》、1910年9月广州陈垣、叶菁华等人创办医学专业期刊《光华医事卫生杂

志》、1910年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学报》及医药学会创办的《医药卫生报》等。^[4]这些医学期刊主要是围绕疾病治疗，介绍专业的医学知识，即所谓“治疗性传播”。如，1907年春在上海创办的《医学世界》，曾连载汪惕予精心编撰的《解剖学生理学译异名同表》，为西医解剖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启蒙作用，它的阅读对象主要为医生；丁福宝创办的《中西医学报》也是以研究和交流中西医学知识为宗旨，其中仅有一部分内容为通俗医学常识。在这样一个医学信息极为匮乏的时代，上述医学期刊在传播西医药知识、促进国内现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些报刊都有着很强的专业性，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知识传播不足。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辛亥革命前，国内出版的医学刊物仅有十多种，医学科普期刊更为少见。^{[1][16]}也就是说在这些医学期刊中，面向大众，以通俗的文字传播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知识的刊物是非常缺乏的。《卫生白话报》不仅创办年代早，而且恰好是属于被人称为“少见”的“医学科普期刊”中的一种。罗杰斯指出，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他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5]《卫生白话报》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它与同时代其他医学期刊显著的区别在于：首先，它明确地将普通大众确定为其传播对象；其次，它用白话的语言将深奥的现代医学知识转化为简明易读的健康知识；第三，它采用“言论批评”等多种传播策略传播“卫生行为”，旨在改变人们落后的生活态度和不良的生活方式，传播的目的是改变人们旧有的不良行为而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因而与当时以传播医学知识为主的大部分医学期刊有明显区别，可谓中国近代健康传播兴起的标志，是近代健康传播刊物的滥觞。

三、《卫生白话报》的健康传播特征

（一）《卫生白话报》以公众为传播对象，以传播“卫生”为己任

《卫生白话报》第一期就明确地将刊物的传播对象定位为“公众”即普通大众，刊物的主旨是“关于卫生”。第一期登载本社“告白”：“无论公众事情、个人事情，只要是关于卫生的，有下问者，请用白话函达本社，经本社认为于公众有益的就详细奉告”。这一则“告白”明确地体现了《卫生白话报》为公众传播卫生的办刊目的。不仅如此，凡是在《卫生白话报》登载广告，只要广告内容与卫生有关，就可得到格外的优待：“本社为便益公众起见，凡有关于卫生的欲登广告者，将广告费格外酬量”。

《卫生白话报》围绕“卫生”这一核心主题，首先单独设置“卫生”栏目，并对“卫生”这一概念从“防疫”的角度给予了重新解读：“卫生是什么意思呢？保卫生命的意思，是要避开有害健康的事情，又要有抵抗有害健康的障碍，以防患于未然。所以，要想不生病，要想长寿的人，一丝一毫不可以疏忽卫生。”^[6]因此，“卫生”在这里的含义就是“保卫生命的做法”，即它一方面要丢弃那些有害生命的事情和行为，另一方面它又要抵抗有害健康的障碍。为此，《卫生白话报》在1908年的一至四期内容中，集中介绍细菌学、传染病、预防学、卫生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医学观念的介绍有“微菌说”、“生产详说”、“传染病略说”、“预防说”、“普通传染病预防法”等5篇文章。关于养成良好健康习惯的有“家庭的卫生”、“社会卫生谈”、“妊娠的卫生”、“喝酒的害处”、“烟草的害处”、“婚姻谈”等6篇文章，而且“喝酒的害处”、“家庭的卫生”、“婚姻谈”、“妊娠的卫生”为连载文章，《卫生》栏目因而占据了“卫生白话报”的主要篇幅。正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卫生的含义有所转变，它包括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及个人礼仪。”^[7]《卫生白话报》中“卫生”栏目所涉及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卫生白话报》运用细菌、病毒、卫生、防疫等西医概念代替传统中医的“气”、“血”、“阴阳”、“五行”等概念向普通民众传播关于疾病和健康的科学知识，范围涉及细菌医学、公共卫生学和生活方式疾病等。

同时,《卫生白话报》特别强调“卫生”与“健康”及“寿命”的关系。国人长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生死有着强烈的天命观思想,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是《卫生白话报》告诉人们:“年纪大了死的,那是天命,没有法子好想的。(而)有许多因自己或是父母不注意以致身体单薄,生病死的,或者夭折的,这种人很不少,一向都说是天命,不晓得这是因为卫生疏忽的缘故,不是什么天命。”^[6]因此,一定要有保护生命的意识,才能延年益寿。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猖狂肆虐之时,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抵御这些凶残的时疫。《普通传染病的预防法》一文为了强调健康对抵御传染病的重要性,特别赋诗一首:“健康呀!健康呀!健康实在是传染病的预防法,健康实在是长寿的基础,健康实在是人生一世求名利的根本。”^[8]

(二)《卫生白话报》运用白话化解医学术语,使医学传播通俗易懂

清末,西医医学报刊已大多采用了白话文,但是,许多用白话文叙述的西医报刊仍然充斥着大量让民众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卫生白话报》中“白话”的特色更多地体现在它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用通俗、简明的文字,传播西医的新观念和医学知识。如《传染病略说》一文是这样介绍传染病病原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各国的医家平日专心研究的都只是疾病的治疗法,研究病原的很少,若是同一个地方,有许多人同时得了一样病死了,大家称这种病为之瘟疫。它的病原大家也不去研究研究,都说这是天命,是地气,甚至于说,是鬼神的法力。后来医家卫生家稍有进步,才晓得瘟疫是由于各种一定的病毒(Virus)侵入人身体里头就生出病来。”^[9]又如在《微菌说》中介绍细菌的繁殖:“细菌的繁殖有两种,一种是微菌里面生了萌芽,发育到一定的时候,即生出一个微菌来。还有一种是微菌的一部分,先裂开来,成了萌芽,萌芽就变成了微菌。这样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繁殖得非常之快。”^[9]只要略识文字的人,就能很快明白传染病的起因和细菌繁殖是怎么回事了,这样的知识传播也很容易深入人心。这与当时大多数以针对治疗的医学知识传播的医学期刊有了明显区别,“针对治疗的传播”大多介绍对疾病的治疗方法,以陈述医案为主,传播语言较为专业,传播的对象主要为各类医生,而不是没有医学知识的民众。

(三)《卫生白话报》采用多种传播策略,着力改变人们的愚昧观念和不良生活行为

辛亥革命前的医学报刊,多关注医学知识的传播,报刊内容主要是围绕一些常见病、流行病和传染病,解释这些疾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专业性较强。《卫生白话报》恰好避开这种专业传播,它从保护生命、预防疾病的视角传播医学知识,尤其侧重纠正日常生活中的愚昧观念和不良生活行为,并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卫生白话报》采用多种传播策略。

策略一:设置系列议题,集中传播医学新观念,促使行为改变。如议题一:破除传统观念,传播正确的医学知识。旧时女孩子最怕两件事,一为少时缠足,另一件事就是为人之妻后生孩子。清末,禁缠足已成为维新变革的社会议题;而对女子生产,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是每个女人必过的鬼门关。《生产详说》一文则用清晰的医学知识破除这一传统观念,消除人们对女子妊娠的恐惧:“其实这生产是女人应该有的事情,仿佛那月信一样,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就医学上论起来,是在子宫内的胎儿十分成熟之后,由天然的巧妙机械的作用排出身体之外,并没有什么危险。然而神经过敏的妇人往往自己生产的时候以为我的身子是立在生死的歧路上吓得了不得,心慌意乱。力气也乏了,家族们都皱着眉头仿佛这产妇要快死的样子,这种想头实在是愚昧的很。”^[10]类似这样改变人们愚昧观念的文章,在《卫生白话报》中还有不少,如在《婚姻谈》中告诉人们血族(近亲)通婚的危害。再如议题二:关于控烟和戒酒。《卫生白话报》在第一期的《本社告白》中提出了控烟和戒酒的主题:“本社因现值戒烟时代,特专设戒烟实验谈一门。若有将自身或他人戒烟的实在情形或是用什么法子戒的或是用了许多法子戒不脱的,详细用白话函告本社。”围绕控烟主题,《卫生白话报》第一期至第三期,连续刊载《王太太忍耐勉强的戒烟》一文;第二期登载《薛穆茹君之决心戒烟》一文,刊登《上海将开万国禁

烟会》的新闻；第四期刊登《烟草的害处》一文。围绕“戒酒”，《卫生白话报》的第一期至第三期连续刊登《喝酒的害处》一文。中国人嗜烟爱酒，有悠久的酒文化，而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烟酒危害健康。《卫生白话报》在我国早期的健康传播中就抓住控烟和戒酒，可谓独具慧眼。

《卫生白话报》还连续载文传播如何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如《卫生白话报》连载日本医生绵贯与三郎撰写的“家庭的卫生”，在讲饮水时谈到：“饮料水在卫生上是一定不可缺的东西，古圣人也说，人民不可一日无水火。夏天炎热的时候，若是不饮水，就容易生热射病，或是全身衰弱。然而若是饮得过多，也不好的。不但多发汗，多小便，并且消化液会稀薄。消化液稀薄，消化也就不良了，就容易生停食下痢胃弱等各种疾病。”^[11]另外，“家庭卫生”一文详细地向民众介绍“寝具、衣物的清洁方法、食品的储存方法”等方面保持卫生的做法，而“社会卫生谈”一文则从“住家问题、乳儿死亡问题、肺结核问题、酒精问题、花柳病问题”等谈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保持卫生、防御疾病。

策略二：开辟“小言”栏目，对民众的不健康行为和政府的不作为进行批评，促使人们改变不良习惯。《卫生白话报》在传播科学的医学观念的同时更重视用“批评”的方式向民众传播怎样做才能更“卫生”、更“健康”，它重视“行为”的传播。

我国古代对凡能够传染人的疾病统称为“疫”，古人对疫有一定的认识，如秦汉时人们认为气候不正常是产生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宋元医家则有“瘴气说”、“胎毒说”，明代医家则提出“戾气”从口鼻而入人体内致病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传染病的真正原因，特别是对导致传染病的致病原因和传播途径如水污染、接触传染、食品传染及虫媒传染没有明确成系统的解释。^{[4] (80)}同时中国传统医学没有“公共卫生”的概念，在传统中国的行政模式中更是缺少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和建制。因此，迄至清末，中国给人留下的总体环境印象是“不卫生”，对此美国传教士E·A·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中描述到：“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城市中设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12]由于缺乏公共环境的卫生治理，痢疾、霍乱、鼠疫、肺结核等传染病成为20世纪初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主要流行病和传染病。

19世纪末，西方病原微生物学传入我国后，人们才最终明了传染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公共环境的卫生治理遂成为现代医学关注的重点。1903年，普澄在《江苏》上发表《卫生学概论》对“卫生”进行分类，并较早地探讨了什么是“公共卫生”：“居今之世，计今之事，卫生学之类，已不可胜数。有关系一人者，有关系于他国者。约而分之，可为二类，曰个人卫生，曰公众卫生。……公众卫生者，言多人公共之卫生也。因其关系之大小，亦分二类，曰团体卫生，曰国家卫生。”^{[12] (4)}公共卫生学的兴起和传播是近代医学的重要成果，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公共环境卫生的知识传播既体现了清末医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也是其作为健康传播刊物的重要标志。在《卫生白话报》中，公共卫生传播是其一个重要的传播主题，在对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中，《卫生白话报》主要指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不良生活行为，揭示它们与各种疾病传播的关系，警示那些曾被人们视为常态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是必须要纠正的。例如一至四期的“小言”栏目中有这样几则写道：

上海西门外某学堂门首有个卖熟牛肉的摊子，牛肉颜色是黑的，苍蝇飞来飞去，学堂里的人和过往的人，统统买了吃，你想吃了这种东西要不要生病的？

本社记者有天走过英租界浙江路，看见一个卖甘蔗的生了一身大麻风。想他削甘蔗皮的时候，一定会碰着他的皮肤。若是大麻风的微菌，沉在甘蔗上，人若吃了岂不是要传染大麻风的么，所以，爱买水果吃的人要留心留心。

上海西门外斜桥左，近开了一个西园。园内地方宽敞，空气新鲜，不过园门首河这里的水甚不干净，以致园内各处苍蝇甚多，所以平常人看这西园于卫生上是很合宜的。但是，照卫生学家看起来，似乎还有些欠妥贴的地方。望西园主人把河道收拾得干净些。那就这西园可以算

得个卫生花园了。

以上几则“小言”分别以民众日常生活情境为例,生动地呈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行为往往是导致人们生病的“元凶”。“小言”是《卫生白话报》的言论批评栏目,它以温婉的语言对民众的不良生活行为给予批评或劝导,这些言论既传播了变质的食品、虫蝇、麻风病人、污水是流行性传染病重要传染源的医学知识,也警示了民众对这些行为进行自我纠正的重要性。

《卫生白话报》除了纠正民众的不健康行为,还委婉地批评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上的失职,如:

上海城内外小河道的水都很肮脏,冬天还好,年年一交春,就非常臭。夏天格外利害(原文如此,应为“厉害”——引者注)。这都是不拘甚么东西都倒在河里,又不去收拾的缘故。很容易做瘟疫的媒介。于公众卫生上是大有妨害的。现在天气一日比一日热起来了,河里的水也越发来的臭了。望地方官各界工部局长热心善举的绅商,赶紧设法把水道收拾,免得又像往年瘟疫流行,人都死于非命才好。

查各立宪国自治局所办的事情,卫生一节也负责任。现在中国各处则设自治局,卫生一节毫不提起。可见,中国人还不把卫生当作一件要紧的事看待。曷胜浩叹。^①

在20世纪初期的医学报刊中,专门针对民众的不良生活行为和政府对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失职进行批评,是不多见的,在医学传播的报刊中更是独树一帜。《卫生白话报》寓健康传播于“舆论监督”中,提升了健康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策略三:呈现清末国家对大众医疗事业的权力介入,促使民众行为改变。卫生行政是指“保护国民之健康,由政府以社会法令规定一定之制度而进行之”^{[12](45)}。中国古代医政主要是处理宫廷的医疗事务,如医官的选拔、宫廷医疗机构的设置,而对民间诊疗行为基本处于放任状态。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人类的健康问题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晚清末年,清政府学习西方国家的医学管理制度,改革传统,努力加强国家权力对医药卫生的行政建制。《卫生白话报》登载了这样一些新闻:

肃邸打算考试医生

民政部肃邸因为中国医学衰微得很,往往有不通医学的人也挂起牌子来行医,于老百姓的生命上很有害处的。现在打算把京城内外的医生统统考试过。如果真有医学的方才许他行医,不然就不许他行医了。(《卫生白话报》第一期)

卫生队

光绪三十二年,南京设了一个卫生队速成学堂。后为了经费支绌,组织不能够完全。现在总参议舒直夫都统因为卫生队关系重大,提议经费无论如何支绌,这卫生队一定要在秋操前组织完全。(《卫生白话报》第二期)

以上几则信息都摘自《卫生白话报》各期的“国内之部”,它们反映了在西医东渐和戊戌变法后,晚清政府着手改变旧制,突破传统民间医生无统一管理、统一训练的状况,将清末的医事逐步纳入国家医药行政管理之中,包括对从医之人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和筛选,以及建立专门的传播现代卫生观念的组织如卫生队,或由国家权力机构如警厅对民众进行健康教育,这表明加强民众的健康教育和卫生知识的普及已成为这一时期的国家意志,并逐步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这对国民改变不健康的生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卫生白话报》在“国内之部”上登载的其他几则消息,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张相拟禁早婚

张相因早婚不但于种族上有疑,且妨男子入大学,而且女子也可以母仪,决议二十四岁为

^① 《卫生白话报》,1-4期“小言”栏目。

婚期。（《卫生白话报》第三期）

学部严禁吸食纸烟

学部最近定章，不过十六岁之童子，不得吸食纸烟，各学堂学生亦不许吸食纸烟。

（《卫生白话报》第三期）

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劝谕卫生

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近出告示，说现在时当夏令，天气炎热，患时症病的很多，这个病根都是过于食凉，种下来的。你想一个人受了暑热，再加冰冷的东西，如生水不洁的水，各种不热的菜品，或已坏的菜品等，……许多冰冷的在肚子里，夜里又当院当街的睡觉，受了风寒，怎么能不发痧子，不受霍乱吐泻呢。……本厅因为卫生起见，特地将道理给你们讲讲，你们都要大家留神，切不可过于贪凉反惹许多危险。须知这个关系很大，务必互相劝诫，保爱身体才是。（《卫生白话报》第二期）

四、结 语

《卫生白话报》是清末为数不多的传播通俗健康和医学知识的报刊。作为早期健康传播媒体，与其同时期的医学刊物相比，《卫生白话报》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卫生白话报》将传播对象从专业人群转向普通大众，在传播内容上将传播个体治疗知识转为传播通俗卫生健康知识。其次，《卫生白话报》旨在通过传播现代西医学知识改变人们的错误行为，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它对健康行为的传播更多于健康知识的传播。第三，《卫生白话报》勇于担当社会卫生环境的舆论监督者，以批评性的语言监视环境，矫正民众错误的生活行为，监督政府在环境卫生工作中的行为，促进官、民对卫生健康的重视。第四，《卫生白话报》体现了传播者的专业性和传播内容通俗化的完美结合。《卫生白话报》虽然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医生创办，但它的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大众易于接受。上述诸多特征说明《卫生白话报》是一份具有现代性、特色鲜明的健康传播报刊，是近代健康传播在清末兴起的标志，这一健康传播趋势到民国成立后即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 [1] 陆江，李浴锋．中国健康教育史略 [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27.
- [2] 朱德明．民国时期的浙江医药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6.
- [3] 潘荣华．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 [D]．安徽大学历史系，2010：16.
- [4]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62.
- [5] 张自力．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
- [6] 家庭的卫生 [J]．卫生白话报，1908（1）．
- [7] 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 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
- [8] 普通传染病的预防法 [J]．卫生白话报，1908（4）．
- [9] 微菌说 [J]．卫生白话报，1908（1）．
- [10] 生产详说 [J]．卫生白话报，1908（1）．
- [11] 家庭的卫生（续）[J]．卫生白话报，1908（1）．
- [12] 范铁权．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5.